

老皮克与小皮克

孙幼军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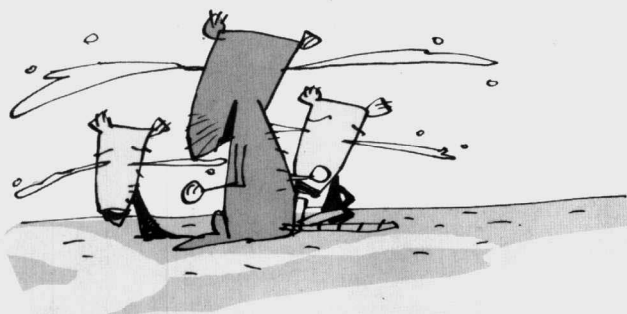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天出版社

老皮克与小皮克

孙幼军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皮克与小皮克/孙幼军著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2001.4
(欢乐谷)

ISBN 7-80654-422-4

I.老... II.孙... III.儿童文学-幻想小说
- 中国 - 当代 IV.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409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杨宏英 插图:李萧雨

封面设计:刘 晖 责任技编:卢志贵

责任校对:赵春燕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4 年 6 月第 2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5mm×940mm 1/16 印张:10.75

字数:100 千字 印数:7001-10000 册

定价:14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欢乐谷 系列



铁头小子与飞猫大侠
定价：14.50元



调皮大王小豆子
定价：14.50元



老皮克与小皮克
定价：14.00元



跑掉想法的精灵
定价：13.50元



幽默大师小豆子
定价：15.00元



生趣校园
定价：15.00元



独毛万尔福
定价：15.00元



神秘的Y级地带
定价：15.00元



一个精灵与三女孩
定价：13.00元



蓝色魔域
定价：1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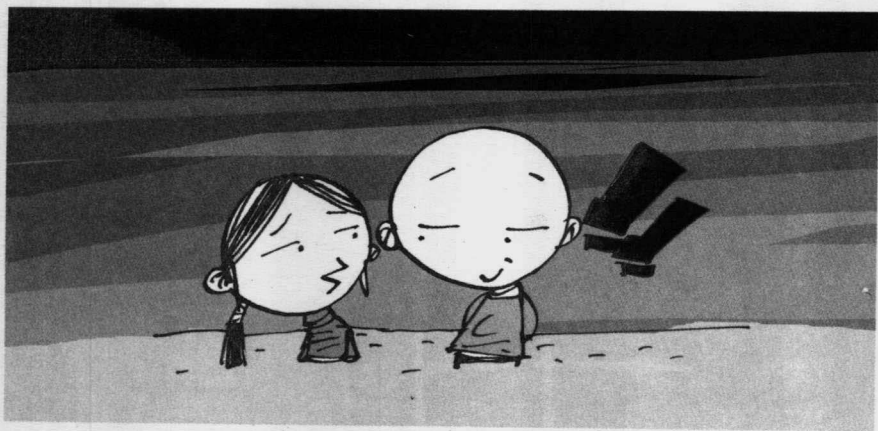
欢迎邮购：请寄书款至 深圳市海天出版社 邮购科收

(邮政编码：518033)，款到发书，免邮费。

开户行：深圳市中行福建大厦办

账号：0235010003266

订购热线：0755-83460866 83460340



目录

我变成了耗子	(1)
到龙宫游了一趟	(39)
蓝色舌头	(62)
哭巴精先生	(81)
老皮克和小皮克	(93)
怪雨伞	(108)
渔具店的小铃铛	(114)
湖里发生的事	(130)
没有鼻子的小狗	(135)
白妞儿的药	(142)
冰小鸭的春天	(157)



我变成了耗子

事情是怎么开头儿的

这事情一开头儿，跟变耗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不论是谁，能像我跟怪老头儿这么要好，不想跟怪老头儿学两招儿才怪！不用讲把门神请到家里来给你看门这类大法术，就是他那些“小玩意儿”，会上一招两式，也足够你开心的。

就这么着，我到底找了个星期天去怪老头儿家，向他提出了要求。

我说完，怪老头儿瞧了我半天，就跟不认识我似的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问我，“我是变戏法儿的呀？你多会儿见我‘大搬运’来着？”

我说：“还少啊？您跟蔡老师下棋，我连棋盘都没挨，蔡老师那个红炮就跑到我兜儿里去了！”

怪老头儿一瞪眼：“噢，你小子到今儿个还赖账哪？你拿你们老师穷开心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用不着挨棋盘，挨上棋子儿就成了！”

他是想激怒我。我跟他一吵，今天这事儿就算吹了。我才不上当呢，我跟他慢慢地磨。我说：

“就算是这么回事吧，那上回您为了偷听，把一只耳朵搁在那个坏小子衣兜儿里，怎么它自己又回来啦？”



怪老头儿说：“去，找凉快地方呆着去！才没工夫跟一个小孩子在这儿胡说八道！你怎么没想出来我把脑袋切下来，搁在人家筐里头呢！”

怪老头儿这人很特别，你越捧他，说他有本事，他越不认账，可是你要是贬他，说他是草包饭桶，他又不服气，使劲地表示自己有两下子。我得对症下药。

不过，刚捧完他，马上又贬他，说不定让他识破。我得跟他绕。

于是，我把话题扯开，同他闲聊，讲我爸爸怎么不讲理，我们班主任张老师怎么跟大伙儿过不去。

看看讲得差不离了，我悄悄把话题扯回来。我说：

“昨儿晚上电视里那魔术真来劲！咱们钓鱼还得找有水的地方，人家钓鱼，嘿，把钩儿往观众席里一甩，一提溜就是一条，全是这么大个儿的红鲤鱼！”

怪老头儿插嘴了：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他钓上来带鱼了吗？”

我一听有门儿，就说：

“咸带鱼呀？人家是活的，欢蹦乱跳！两个女的推上来一个大玻璃匣子，里头半匣子水。钓上来的鱼全都搁在水里头，游来游去。看看钓了不少了，就用个花毯子把玻璃匣子蒙起来。魔术师用小棍儿朝上面一比划，再揭开花毯子看，您猜怎么着？”

怪老头儿一翻白眼珠儿：“怎么着？”

“大玻璃匣子里的水，连同活鲤鱼，全没了，里头有一只活耗子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你又没给它耗子药吃，它为什么不活！”

看出怪老头儿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我又接着说：

“这还不算，又把花毯子蒙上，用小棍儿比划一下再揭

开，里头的耗子变成了一只大猫！”

怪老头儿哼了一声说：“不新鲜！你准知道那猫是耗子变的呀？不兴是钻进一只猫去，把耗子吃了？猫闻见鱼味儿就来了，来了一瞧，‘哟，我来迟一步，先有一只耗子钻进去，把鱼全吃了！这么着也好，我省事啦！’猫就钻进去，又把耗子吃了。明白了吧？耗子吃了鱼，猫又吃了耗子，根本用不着魔术师费什么事！真有本事，他让猫变成耗子！”

我瞥了一眼睡在他床上的大黑猫，问他：

“您能把猫变成耗子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！也用不着什么花毯子去蒙——谁知道他蒙起来搞什么猫儿腻呀！把猫变成耗子不算，我还能把人变成耗子呢！”

我差点儿就喊出来：“您教给我变！”可是我怕他瞧出破绽，于是装成不屑的样子说：

“还变狗呢！”

怪老头儿一歪脖子：“怎么着，你小子不信哪？你说吧，是我变给你看，还是教给你口诀，你自己变？”

当然是他教给我好。可我还是不敢冒失。万一我直说出来，他扑哧一乐：“哈，你小子跟我绕了半天，敢情还是为了让我教你一招儿！”那可就全砸了！

所以我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您又自己变，又教给我的，再把您累着！”

果然，怪老头儿冒火了：“还是不信，对吧？告诉你，你不会口诀，照样儿变！我一下子就能把咱们俩同时变成耗子，你信不信？”

我大声说：“不信！”

怪老头儿站到我背后，叫了一声：

“闭上眼睛！”



我把眼合上。他一只手放在我头顶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我说：“您念叨什么呢？我听不清……”

他说：“别说话！”接着哼了一声。

随着这一声哼，他放在我头顶的手猛地往下一按。

我们俩都变成耗子，进了耗子城

他这么一按，我就觉得身体忽悠一下子沉下去。我慌忙睁开眼睛看，见四周很宽阔，像是到了学校的大操场上，只是面前那些高墙大柱子，一时搞不清是什么建筑。好一会儿我才弄清楚，我依然是在怪老头儿的屋子里，只不过这屋子变大了，大得出奇！

我一转身，瞧见一只跟我大小差不多的耗子。那只耗子正冲着我乐，还说：“怎么样？”

那只耗子竟是怪老头儿！

认出他是怪老头儿，不光是因为他还穿着那身肥大的长袖裤褂。他的眉眼，一看就不会错，尽管他的胡子现在是向两侧支楞着。他脸上那副洋洋得意的神气，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

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得意的神气就被惊恐取代了。我随着他的眼光朝上看，正看见楼房顶上跃下一个巨大的、浑身是长毛的黑色魔鬼，直朝他扑去——这是我那一瞬间的感觉，事实不过是怪老头儿养的那只大黑猫从床上扑了下来。

这家伙一点儿良心都没有。怪老头儿那几个钱儿都给它买猪肝吃了，它却乘主人之危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怪老头儿“吱”一声叫，已经被它牢牢地按在一双利爪之下。

我急了，蹿上去，照着那黑色魔鬼的爪子就是一口。那



家伙是个庞然大物，光是瞪圆的黄眼珠子就有我脑袋大小。可是我这一口，也不知是由于训练有素（大孩子老欺负我，他们把我打重了，我就下嘴），还是因为具备这种本能（别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只耗子啦！），竟然咬得那家伙不轻。它“嗷”的一声叫，松开爪子。怪老头儿乘机打了个滚

儿，蹦起来叫声：“跟我来！”直朝墙角的水缸蹿去。

我转身紧随他逃命。及至大黑猫追过来，我们已经一前一后钻进水缸后头的一个耗子洞里。

怪老头儿（你们注意一下他现在的身份就可以了——我总不好叫他“怪老耗子”吧？）停下来大口喘气。我急忙上去问他：

“您怎么样，伤着没有？”

他一挺胸脯：“没事儿！我的猫，它敢把我老人家怎么样？”

接下来，他又拍拍我肩膀：“小伙子，够哥们儿！等我想起来再变回去的口诀，有朝一日咱们俩能重新做人，我一定把你的英雄事迹好好宣传一下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什么？您把变回去的口诀忘了？”

他说：“也未必就绝对想不起来……可能是因为吃刚才那一吓。你放心，我多动动脑筋，口诀准想得起来。”

他朝洞的深处看看，又说：“这里头好像还挺大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干脆逛逛去！”

他这么一讲，我放心多了。我朝远处看，还有一个洞口透进亮光来，里头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黑暗。我说：

“去瞧瞧也成，就是回来的时候别找错了门儿，再让老鼠夹子夹住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没事儿，有我呢，这里头，我哪个月不来它三趟两趟的！”

我随着怪老头儿往里走，越走越宽敞，越走越亮堂。我没想到耗子洞里居然会有马路，路旁还种着整整齐齐两排树。不过那些树虽然非常高大，形状却像一棵棵仙人掌。路两边还种着大片的庄稼，绿油油的，就是认不出是稻是麦。

对面溜溜达达走过来一只耗子。我扯扯怪老头儿的衣袖，低声说：



“您瞧，耗子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别大惊小怪的。咱们全是耗子！”

“他穿着西装！”

“不行吗？谁规定耗子不许穿西装？”

说话的工夫，那只耗子和我们擦身而过，向我微笑点头说：“您吃啦？”

我和怪老头儿一齐点头：“吃了吃了！”

等那位穿西装的耗子走过去，我对怪老头儿说：

“他是问我的。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不对，是问我的！”

“他说的时候，眼睛瞧着我。”

“怎么是瞧着你？明明瞧着我嘛！”

“我也奇怪，按说是应该向您打招呼。”

“不用奇怪，他就是向我打招呼！”

路上的耗子越来越多，好些耗子都向我打招呼。看情形，耗子们喜欢孩子，他们碰到别的小耗子也笑着问候。怪老头儿总是和我同声回答行人，我心里暗暗好笑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走到了闹市区。怪老头儿抱怨说：

“老问我‘您吃了没有，您吃了没有’，问得我肚子咕咕叫！早知道这个，咱们应该吃了晌午饭再来。都是你瞎闹腾，变耗子变耗子的！”

我说：“您瞧，前头好像有一家饭馆。您带着钱吧？我也饿了。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别说没带，带着也没用。人家耗子城不用咱们的钱。”

走近了一看，不是一家，而是一大排饭馆呢！往门里瞧，耗子服务员穿着白制服，端着盘子跑来跑去；耗子厨师扎着白围裙，顶着白帽子，又是烹又是炒，弄得一阵阵香味儿飘出来，让人不想走开。

怪老头儿探头探脑地看了会子，兴冲冲地告诉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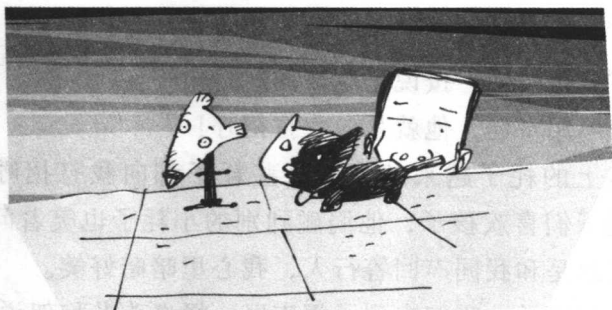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门儿！瞧出来没有？人家耗子吃饭是先吃，后算账。不像咱们，一进门儿先要钱，就跟谁想吃完饭不给钱似的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先填饱了肚子再说呀！一边吃一边想辙。实在没辙，咱们就溜。溜不成，至多让掌柜的揍一顿，也比饿肚子强！”

“这……不合适吧？”

“咳，别瞎捣乱了，你就跟我来吧！”



怪老头儿把我揪进去，一坐下，先要一壶白酒，4个凉菜，2荤2素。耗子服务员痛快地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我急问怪老头儿：

“没钱，干吗喝酒？还要‘最好的’！”

他还挺有理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们耗子城的酒都是什么牌子的！这么说不是省事吗？”

他点菜的时候也让人家“拣可口的给我配8个”。我说：

“您干吗不要16个呀？”

他小声说：“开销太大，掌柜的一生气，打得更狠了不

是？”

吃饭的时候怪老头儿不住地劝我：

“小伙子饭量大，你就铆足了劲儿招呼！反正吃一口也是一顿揍，吃它个翻江倒海也是一顿揍，为什么不混个肚儿圆？”

我们吃饱了，耗子服务员挺和气地走过来，含笑问：

“二位还用点儿什么？来两份甜食，还是水果？给小顾客来一客冰激凌吧！”

怪老头儿打个饱嗝儿说：“不要什么了。你们厕所在哪儿？我们这孩子要撒尿。”

耗子服务员说：“真对不起，小店铺面不大，没有洗手间。小顾客要方便，请出正门，往北走 20 步……”

怪老头儿偷偷朝我使个眼色，示意我先溜。我把头扭过去，装看不见。怪老头儿急了，说：

“这孩子，撒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不认识路哇？行啦行啦，我带着你去！”

他站起身来，冲服务员一乐说：

“回头他尿了裤子，也麻烦。我先带他去，回来再跟您算账！”

耗子服务员连连点头：“请便！请便！”

怪老头儿上来使劲扯我。我坐着不动，扭头告诉服务员：

“实话跟您说了吧：我们没带着钱！”

怪老头儿一跺脚，接着叹了口气。

没想到服务员还是那么和气：“谁都可能出门把钱包忘在家里。您下回路过的时候，顺便带来就是了。”

怪老头儿的眼睛都直了。这回反倒是我把他扯出门的。他到了大街上，头一句话就是：

“我一回到家就把黑子拴起来！豁出去把我的钱全给它

买猪肝买鱼吃，也绝不能让它再逮一只耗子！”

巧遇陈小铁

怪老头儿吃饱了肚子，情绪特别好。他在一家大百货公司的门外停下来，指手画脚地说：

“也不知道耗子商店里到底卖些什么，咱们得进去瞧瞧！”

一走进去，怪老头儿就惊呆了。他愣头愣脑地瞧了半天才说：

“好家伙，这里头这么阔气！”

我说：“瞧您这样儿，不像是‘哪个月都来它三趟两趟的’。”

怪老头儿一怔，马上说：“噢，是啊，我两个礼拜前来的那回，这个商场还没开张呢！”

我说：“可是进门的时候，我瞧见上头挂着个大横幅，写着‘庆祝开业 50 周年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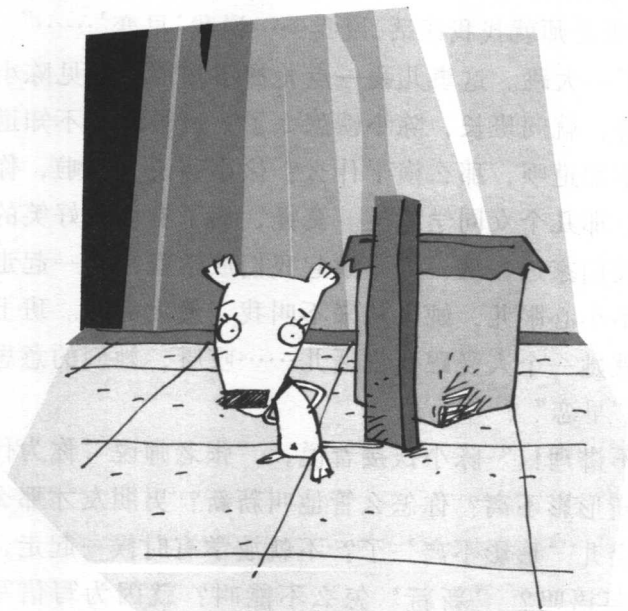
怪老头儿又怔了一下：“是吗？那就是我来的那天，正赶上商场休息……你瞧，那鱼竿多棒！没想到耗子也爱钓鱼。真应该买一副，可惜咱们回去以后，这么长的鱼竿，就跟你们老师上课使的小棍儿一样了！”

我说：“那就更应该买，买了白送给老师用。这玩意儿又细又软，敲在脑袋上不至于那么疼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就有一个女孩子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只女小耗子，跑向我，然后双腿并拢，往我面前一跳，笑嘻嘻地歪头望着我。

“陈小铁！”我非常惊奇，“你……你怎么变成耗子啦？”

“你呢？”她还那么歪着头，笑嘻嘻的。



虽说连我自己都瞧得见我的红鼻尖儿，还有鼻尖儿上向两侧支楞着的几根小胡子，我还是总忘记自己是一只耗子。陈小铁的提醒反倒让我高兴。如果光是陈小铁变了耗子，我还是个人，那她肯定要难为情。反过来，我也早就一溜烟地钻洞了。除了这个，变成小耗子的陈小铁，别看也有几根小胡子，但依旧挺好看，浅黄色的连衣裙也依旧那么合身。看她那亲热地瞧着我的神情，我想我这只耗子肯定也不会让人很讨厌。

“听说你生病了，我想去帮你补习功课，”我说，“可是我怕班上的同学说。”

“才不是生病了呢！”陈小铁忽然生气了，“你过生日的头一天，我想给你买个生日卡，一问书店，特贵。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，祝贺你生日，还感谢你平常帮我学英语。第

二天上学我把信带去，也不知怎么让班长看见了，她就交给了张老师。张老师就找我谈话，说我……说我‘早恋’……”

我吓了一跳。这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我见陈小铁的座位空着，就问班长，陈小铁怎么了？班长说，不知道！不知道就不知道呗，那么横干什么？徐小芬说，病啦，你快瞧瞧去吧，那几个女同学就笑。真怪，病了有什么好笑的？陈小铁离我们家近，从一入小学起我们放学就常在一起走。陈小铁家不小心眼儿，她也从来不叫我“傻大头”。班上的女同学，就她一个人爱跟我说话儿……哎呀，她们的意思是不是我也“早恋”？

“多不讲理！”陈小铁接着说，“张老师说‘你为什么老跟赵新新形影不离？你怎么管他叫新新？男朋友才那么叫呢！’多会儿‘形影不离’了？不就放学有时候一起走，他帮我补过英语吗？‘新新’怎么不能叫？就因为写信写个‘新新’，信就叫‘情书’啊？晚上我妈上夜班，我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，哭着哭着，来了一只小耗子。小耗子立着走，扎着小辫儿，还穿着个红短裙。她问我哭什么，我就跟她说了。她说，到我们那儿去吧，我们老师可好啦！在我们那儿谁都不敢欺负小孩儿。我一想，去学校，班上女同学都斜着眼瞧我，真没法儿去了。张老师还说要找家长谈。她一谈，我妈不揍死我？家里也不能呆了。我就跟她一起到这儿来了。——你是怎么来的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想跟怪老头儿学‘大搬运’，说着说着，也不知怎么就说到变耗子上了。我一寻思，变耗子也挺好玩儿的，就跟他一起变了耗子。”

陈小铁显得有点儿失望，她说：

“我还当是你猜出来……”

怪老头儿挤上来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新新跟我说：‘您教我搬运法吧！’我问他：‘学这个干什么？’他不说话。我